

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

玉蕊院女仙 馬士良 張雲容 韋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

玉蕊院女仙

長安安業唐昌觀，舊有玉蕊花。其花每發，若瓊林瑤樹。唐元和中，春物方盛，車馬尋玩者相繼。忽一日，有女子年可十七八，衣綠繡衣，垂雙髻，無簪珥之飾，容色婉婉，迴出於眾。從以二女冠、三小僕，皆草髻黃衫，端麗無比。既而下馬，以白角扇障面，直造花所，異香芬馥，聞於數十步外。觀者疑出自宮掖，莫敢逼而視之。佇立良久，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。將乘馬，顧謂黃衫者曰：「曩有玉峰之期，自此行矣。」時觀者如堵，咸覺煙飛鶴唳，景物輝煥。舉轡百餘步，有輕風擁塵，隨之而去。須臾塵滅，望之已在半空，方悟神仙之游。餘香不散者經月餘。時嚴休復、元稹、劉禹錫、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詩。嚴休復詩曰：「終日齋心禱玉宸，魂銷眼冷未逢真。不如一樹瓊瑤蕊，笑對藏花洞裡人。」又曰：「香車潛下玉龜山，塵世何由睹蕚顏。惟有無情枝上雪，好風吹綴綠玉鬟。」元稹詩云：「弄玉潛過玉樹時，不教青鳥出花枝。的應未有諸人覺，只是嚴郎自得知。」劉禹錫詩云：「玉女來看玉樹花，異香先引七香車。攀枝弄雪時回首，驚怪人間日易斜。」又曰：「雪蕊瓊葩滿院春，羽林輕步不生塵。君王簾下徒相問，長伴吹簫別有人。」白居易詩云：「瀛女偷乘鳳下時，洞中暫歇弄瓊枝。不緣啼鳥春饒舌，青瑣仙郎可得知。」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馬士良

唐元和初，萬年縣有（有字明抄本作所由二字）馬士良者，犯事。時進士王爽為京尹，執法嚴酷，欲殺之。士良乃亡命入南山，至炭谷湫岸，潛於大柳樹下。才曉，見五色雲下一仙女於水濱，有金槌玉板，連扣數下，青蓮湧出，每蕊旋（蕊旋原作葉旋，據明抄本改）開。仙女取擊三四枚食之，乃乘雲去。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，躍下扣之。少頃復出，士良盡食之十數枚，頓覺身輕，即能飛舉。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。俄見大殿崇宮，食蓮女子與群仙處於中。睹之大驚，趨下，以其竹杖連擊，墜於洪崖澗邊。澗水清潔，因憊熟睡。及覺，見雙鬟小女磨刀，謂曰：「君盜靈藥，奉命來取君命。」士良大懼，俯伏求救解之。答曰：「此應難免，唯有神液，可以救君。君當以我為妻。」遂去。逡巡持一小碧甌，內有飯白色，士良盡食，復寢。須臾起，雙鬟曰：「藥已成矣。」以示之，七顆光瑩，如空青色。士良喜歎。看其腹有似紅線處，乃刀痕也。女以藥摩之，隨手不見。戒曰：「但自修學，慎勿語人。倘漏泄，腹瘡必裂。」遂同住於湫側。又曰：「我谷神之女也，守護上仙靈藥，故得救君耳。」至會昌初，往往人見。漁者（漁者二字原闕。據明抄本補）於炭谷湫捕魚不獲，投一帖子，必隨斤兩數而得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張雲容

薛昭者，唐元和末為平陸尉。以氣義自負，常慕郭代公、李北海之為人。因夜值宿，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，與金而逸之。故縣聞於廉使，廉使奏之，坐謫為民於海東。赦下之日，不問家產，但荷銀鑿而去。有客田山叟者，或云數百歲矣。素與昭洽，乃齎酒攔道而飲餞之。謂昭曰：「君義士也，脫人之禍而自當之，真荊、聶之儔也！吾請從子。」昭不許，固請乃許之。至三鄉夜，山叟脫衣賞酒，大醉，屏左右謂昭曰：「可遁矣。」與之攜手出東郊，贈藥一粒曰：「非唯去疾，兼能絕谷。」又約曰：「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，可且暫匿，不獨逃難，當獲美姝。」昭辭行，過蘭昌宮，古木修竹，四舍其所。昭逾垣而入，追者但東西奔走，莫能知蹤矣。昭潛於古殿之西間，及夜，風清月皎，見階前有三美女，笑語而至，揖讓升於花茵，以犀杯酌酒而進之。居首女子酌之曰：「吉利吉利，好人相逢，惡人相避。」其次曰：「良宵宴會，雖有好人，豈易逢耶？昭居窗隙間聞之，又志田生之言，遂跳出曰：「適聞夫人云，好人豈易逢耶？」昭雖不才，願備好人之數。」三女愕然良久，曰：「君是何人，而匿於此？」昭具以實對，乃設座於茵之南。昭詢其姓字，長曰雲容，張氏；次曰鳳台，蕭氏；次曰蘭翹，劉氏。飲將酣，蘭翹命骰子，謂二女曰：「今夕佳賓相會，須有匹偶，請擲骰子，遇彩強者，得薦枕席。」乃遍擲，雲容彩勝。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，又持雙杯而獻曰：「真所謂合巹矣！」昭拜謝之。遂問：「夫人何許人？何以至此？」容曰：「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。妃甚愛惜，常令獨舞《霓裳》於繡嶺宮。妃贈我詩曰：『羅袖動香香不已，紅蕖裊裊秋煙裡。輕雲嶺上乍搖風，嫩柳池邊初拂水。』詩成，明皇吟詠久之，亦有繼和，但不記耳。遂贈雙金扼臂，因此寵幸愈於群輩。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，予獨與貴妃得竊聽，亦數侍天師茶藥，頗獲天師憫之。因閒處，叩頭乞藥。師云：『吾不惜，但汝無分，不久處世。如何？』我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：『汝但服之，雖死不壞。但能大其棺、廣其穴、含以真玉、疏而有風，使魂不蕩空，魄不沉寂。有物拘制，陶出陰陽，後百年，得遇生人交精之氣，或再生，便為地仙耳。』我沒蘭昌之時，具以白貴妃。貴妃恤之，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。送終之器，皆得如約。今已百年矣。仙師之兆，莫非今宵良會乎！此乃宿分，非偶然耳。」昭因詰申天師之貌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。昭大驚曰：「山叟即天師明矣！不然，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？」又問蘭、鳳二子。容曰：「亦當時宮人有容者，為九仙媛所忌，毒而之死。藏吾穴側，與之交遊，非一朝一夕耳。」鳳台請擊席而歌，送昭、容酒歌曰：「臉花不綻幾含幽，今夕陽春獨換秋。我守孤燈無白日，寒雲隴上更添愁。」蘭翹和口：「幽谷啼鶯整羽翰，犀沉玉冷自長歎。月華不忍局泉戶，露滴松枝一夜寒。」雲容和曰：「韶光不見分成塵，曾餌金丹忽有神。不意薛生攜舊律，獨開幽谷一枝春。」昭亦和曰：「誤入宮垣漏網人，月華靜洗玉階塵。自疑飛到蓬萊頂，瓊豔三枝半夜春。」詩畢，旋聞雞鳴。三人曰：「可歸室矣。」昭持其衣，超然而去。初覺門戶至微，及經闕，亦無所妨。蘭、鳳亦告辭而他往矣。但燈燭熒熒，侍婢凝立，帳帷彩繡，如貴戚家焉。遂同寢處，昭甚慰喜。如此數夕，但不知昏旦。容曰：「吾體已蘇矣，但衣服破故，更得新衣，則可起矣。今有金扼臂，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。」昭懼不敢去，曰：「恐為州邑所執。」容曰：「無憚，但將我白綃去，有急即蒙首，人無能見矣。」昭然之，遂出三鄉貨之。市其衣服，夜至穴，則容已迎門而笑。引入曰：「但啟櫥，當自起矣。」昭如其言，果見容體已生。及回顧帷帳，但一大穴，多冥器服玩金玉。唯取寶器而出，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。至今見在，容鬢不衰，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耳？申師名元也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韋蒙妻

韋蒙妻許氏，居東京翊善裡。自云：「許氏世有神仙，皆上為高真，受天帝重任。」性潔淨，熟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經》，事舅姑以孝聞。蒙為尚書郎，早夭。許舅姑亦亡，唯一女，年十二歲，甚聰慧，已能記《易》及《詩》。忽無恙而卒。許氏終之。死後葬。

殯於堂側。居數月，聞女於殯宮中語。許與侍婢總笄，發棺視之，已生矣。言初卒之狀云：「忽見二青衣童子，可年十二三，持一紅幡來庭中，呼某名曰：『韋小真，天上召汝。』於是引之昇天。可半日到天上，見宮闕崇麗，天人皆錦繡毛羽五色之衣，金冠玉笏。亦多玉童玉女，皆珠玉五色之衣。花木如琉璃寶玉之形，風動，有聲如樂曲，鏗鏘和雅。既到宮中，見韓君司命曰：『汝九世祖有功於國，有惠及人。近已擢為地下主者，即遷地仙之品。汝母心於至道，合陟仙階，即令延汝於丹陵之闕。汝祖考三世，皆已生天矣。』遂使二童送歸。母便可齋沐，太乙使者即當至矣。」許持《妙真經》，往往感致異香。及殊常光色。眾共異之。已十餘年矣，及小真歸後三日，果有仙樂之聲下其庭中。許與小真、總笄一時昇天，有龍虎兵騎三十餘人導從而去。乃長慶之年辛丑歲也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慈恩塔院女仙

唐太和二年，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，月夕，忽見一美婦人，從三四青衣來，繞佛塔言笑，甚有風味。回顧侍婢曰：「白院主，借筆硯來。」乃於北廊柱上題詩曰：「黃子陂頭好月明，忘卻華筵到曉行。煙收山低翠黛橫，折得荷花贈遠生。」題訖，院主執燭將視之，悉變為白鶴，沖天而去。書跡至今尚存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